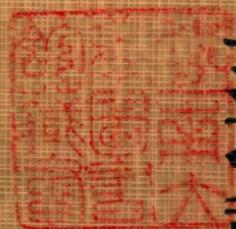


S 000737

胡春惠著

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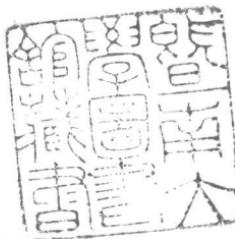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出版

D831.29  
831

S 000737

胡春惠著

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



S9009343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初版

# 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五〇元美金五元  
平裝新臺幣一二〇元美金四元

著作者：胡春惠

春

惠

出版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臺北新店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總經銷：三民

書

局

版權印翻  
所有必究

承印者：裕台公司 中華印刷廠

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三七二號

臺北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政劃撥儲金第九九九八號

民 1-10

201

# 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國

## 目 次

### 導論

第一章 「三一」運動及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建立 ..... 一〇

    第一節 「三一」運動之背景及其經過 ..... 一〇

    第二節 臨時政府在上海之建立及其影響 ..... 一六

    第三節 臨時政府之早期處境 ..... 二三

第二章 中國援韓政策之形成及其剖析 ..... 三八

    第一節 中國援韓政策形成之經過 ..... 三八

    第二節 對中國援韓政策之剖析 ..... 五七

第三章 西遷後的韓國臨時政府 ..... 八二

    第一節 臨時政府西遷及其有關活動 ..... 八二

第二節 中國援韓政策之製訂及其強化	九六
第三節 臨時政府的改組及其政潮	一二三
<b>第四章 中國協助韓國抗日武力之建立</b>	<b>一五三</b>
第一節 韓人武力之建立	一五三
第二節 韓人武力之發展	一六七
第三節 韓人武力與中國軍方之關係	一七九
第四節 韓人武力之成就	一九五
<b>第五章 韓國的黨派對立與中國之立場</b>	<b>二二一</b>
第一節 韓國黨派之形成及其主張	二二一
第二節 韓國兩大黨派之比較分析	二四四
第三節 兩黨紛爭之癥結	二六六
第四節 黨派糾紛中之中國立場	二七三
第六章 中國對韓國國際地位謀取之協力	二八七

第一節 韓人本身之奮鬥 ..... 一八七

第二節 中國政府一貫之主張 ..... 三〇〇

第三節 中國為韓國地位問題的對外交涉 ..... 三〇九

第四節 韓國獨立聲中的國際逆流 ..... 三二六

結論 ..... 三五二

## 附錄

## 導論

中韓兩國自古唇齒相依，關係密切，因而相互間之影響也最深最大。以往幾千年歷史不遑引論，僅就一九一〇年「日韓合邦」事件來說，韓國之淪亡，實不能不歸因於中國國勢之衰微。日亡韓自是中國人所不忍見之事實，而如何使韓國獲得獨立，更是事後中國朝野一致的願望。所以二十世紀初葉的五十年中，中國對韓國的獨立運動，自始至終給予了最大的協助。尤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日兩國對立的情勢已經非外交所能斡旋，因而中國執政當局對韓國在華所展開之獨立活動，也逐漸採取了更積極的態度和步驟。那麼，從一九一九年韓國獨立人士在中國上海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起，到一九四八年大韓民國正式政府在漢城建立止，在韓國復國的全部過程中，韓人究竟從中國朝野方面獲得了些什麼樣援助？以及中國政府當局的援韓政策，於二十餘年後的今天，尚有無值得吾人研討商榷之處？這均是本書所欲討論者。韓國原名朝鮮（註一），在地理上介乎於中國、俄國與日本之間。一八九五年六月以前，名義上朝鮮雖然仍然為中國之藩屬，但是遠在清朝咸豐年間以後，因為滿清政府的腐敗，朝鮮在實質上，便已逐漸成爲世界列強國力角逐之所在（註二），其中尤以與韓國左右爲鄰的俄國與日本兩帝國，在態度與行

動上最爲積極而有計劃。

日本在一八六七年明治維新以後，因爲刻意仿效西方列強，有意地一步一趨，所以很快的便成爲一個具有侵略性的東方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對於朝鮮的圖謀，早有西鄉隆盛等人，在日本國內大事鼓吹「征韓論」。到了一八七五年，日本便首先利用滿清政府對於宗主制度的缺乏現代國際法觀念，破壞了中國與朝鮮間的宗屬關係，強行解釋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註三），這是日本對韓國下手的第一步驟；繼則利用一八八五年天津條約文字上的疏漏，強跟中國在朝鮮展開「共管」爭衡局面。第三步則於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中，澈底排除中國在朝鮮之保護者地位而取代之（註四）。從此，朝鮮形式上雖曾一度變成爲獨立自主之國（註五），實質上無疑已被日本視爲其當然殖民地。

在另一方面，俄人自彼得一世起，即一直在努力實現其東進政策，因而早就想對這一「隱者之國」（註六）加以染指。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壬午軍亂後，內有開化黨與事大黨之對立，外有中國、日本兩大勢力之衝突，朝鮮的宮廷乃圖利用第三勢力來保障此一半島王國之安全，因而部份王室戚臣，便透過德籍顧問穆麟德（Möllendorff）之關係，在朝鮮推進其所謂「聯俄政策」（註七），自是俄人勢力在朝鮮得到加速滋長的機會。之後，俄國更與閔妃之后派勢力相結合，曾使得韓

俄兩國，一度形成了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註八）。

韓俄兩國突然間親密關係之建立，自然爲清廷與日本雙方所反對（註九）。到甲午戰爭，中國勢力因戰敗退出朝鮮後，日本民間便在朝鮮的鐵路等方面作大量之投資，此等經濟上利害關係之事實，使得日本政府認爲已不能再容許俄人在韓國有勢力之存在（註一〇）。這是日本急於在一九〇二年與英國締結英日同盟的原因，日本在英日同盟中獲得英國支持之後，便於一九〇四年二月與俄國海軍在韓國仁川港外展開大戰序幕（註一一）。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大敗，經由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調停，簽訂了朴資茅斯條約，在條約中，俄國被迫承認「日本於韓國之政治、軍事、經濟上均有特別之利益」（註一二）。自此，中、日、俄在東北亞之均勢狀態全行消失，韓國因而在一九一〇年八月廿九日經由寺內正毅與李完用之手，簽訂了所謂「日韓合邦條約」，韓國到此正式亡國。

此外，自一八七五年四月的「雲揚號事件」開始，日本對朝鮮所施行的一連串侵略行爲，自然也激起了韓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所以當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後不久，朝鮮各地便出現了「反日斥倭」的東學軍運動。可惜是，一個以農民爲基幹的烏合之衆，面對擁有現代武器的日本警備部隊而作戰，在奮鬥了幾個月之後，便因全琫準等領導人物之被殺而失敗。但，因感民族敗亡之

痛苦，起而以抗日救國爲大義的一連串東學軍運動，却建立了近代朝鮮最早的、有組織的抗日運動之始基（註一三）。

稍後在朝鮮各地的義兵運動，可以說是韓人抗日的第二期民族主義運動。朝鮮義兵蜂起時間，約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〇年之間。起先，是由一些官紳和儒士如柳麟錫、李寅榮、閔肯鎬、閔宗植、崔益鉉等，他們鑑於閔妃之被殺，和日本朝野一致迫害朝鮮之陰謀，爲了爭取民族之正氣，不得不在各地募集義兵，舉起義旗，以近乎赤手空拳的方式，在毫無奧援的情況下，再度與新興強國日本展開獨立奮戰，然仍因勢力之分散，雖前仆後繼奮鬥多年，其成效不大。一九一七年七月卅一日，日本軍司令官長谷川好正式強迫高宗解散韓國原有軍隊（註一四），這一措施，導致韓軍將校官兵的忿激不滿，在忍無可忍之下，紛紛投入義兵組織（註一五），因而也把一部份新式教練與槍械帶入了各地原有的義兵組織，使義兵的實力稍行強化。另一方面，日本初期對韓國的高壓統治，已使韓人普遍覺悟，因而不少平民也開始響應義兵運動。抗日之洪流，雖因此一度空前壯大，並且曾有過進攻漢城之計劃與行動（註一六）。可惜結果還是因義兵本身之未能統一團結，武器之簡陋缺乏，卒未能挽救韓國滅亡之厄運。但在其長達十六年的六百餘起戰鬥中，義兵仍能以一萬四千志士之鮮血，顯示出韓人不願屈服於帝國主義者的民族自尊（註一七），對日後韓國的獨

立運動，在歷史上發生了承先啓後的倡導與教育意義。

韓國之亡國，一方面固由於前述國際均勢遭破壞所致，但李朝末年朝鮮政府本身之腐敗無能、奸佞當道，以及人民之昏昧無知，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註一八）。因此當「日韓保護條約」簽訂，抗日義兵紛起之際，韓國一部份知識份子，便設法從另一條途徑開始其民族的復興工作。他們一方面從事新聞輿論之建立以喚醒國人，另一方面也默默致力於教育工作，以播植復國的種子。其中如透過「獨立新聞」、「皇城新聞」、「國民新聞」、「萬歲報」等刊物，攻擊賣國媚敵的政治人物，揭發日本朝野之陰謀（註一九），他們更互相約定在全國各地用推廣教育、創辦學校的方式，去灌輸國民以愛國的經驗和意識（註二〇），這些人物中可以徐載弼、李承晚、安昌浩、李東寧、崔在學、盧伯麟、朴殷植、申圭植、羅錫疇等為代表。

由於以寡敵衆，以弱抵強之懸殊態勢，再加上韓人一再向世界各國呼籲，而得不到絲毫正義反應的處境，對於愛國情緒已達於沸點，而在國際環境上却一籌莫展的韓國青年來說，「暗殺」乃成為初期韓人獨立運動的另一手段。尤其十九世紀末葉以還，無政府主義已傳入東方世界，而且又能符合在政治上感到無望者的脾胃，活躍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思想上對政治性暗殺既加以鼓勵提倡，自是韓國獨立運動者便常常利用此一方式，來達到其對付強大佔領者之目的。先是有一九〇

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韓國之美籍外交顧問斯蒂芬斯(Durnam Stevens)，因在舊金山一帶推崇日本對韓國之保護政策，並強調朝鮮人民自身無獨立能力之說法，激起僑美韓國青年張仁煥、鄭在寬、田明雲等之極端憤怒，因而將其加以槍殺。根據李承晚傳記載，斯氏對韓國還負有使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決定捨棄一八八一年美韓條約內「友好條文」的責任(註二)，這是韓人為獨立問題的首次暗殺事件。一九〇九年韓國革命黨人安重根等，為了除去一手亡韓之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乃於是年十月二十六日，趁伊藤前往中國東北會見俄國財政大臣微特(Count Sergei Yerlievitch Witte)之際，將伊藤刺死於哈爾濱車站。(註二)一時國際震驚，而朝鮮民族問題也因此一擊而引起全世界之注意(註二)。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韓國漢城，又有青年李在明、金丙錄、李東秀等之刺殺韓國媚日大臣李完用事件(註二)。日本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兼任日本駐韓國統監)，有鑒於伊藤等被刺事件，一方面開始加強對韓國之戒備，一方面加速宣布日韓合邦(註二五)，寺內本人的官銜也由駐韓統監改稱為朝鮮總督，成為名實相符的朝鮮統治者。此時韓國新民會領袖尹致昊、梁起鐸、安泰國、玉觀彬、李昇薰、柳東說諸人乃積極展開部署刺殺朝鮮總督之計劃，意欲利用寺內正毅在朝鮮各地巡視之際，待機加以暗殺，後因事機不密，於一九一一年九月被日人發覺，韓之革命黨人一百二十三名俱遭逮捕入獄(註二六)，使韓國獨立運動之勢力，

遭受空前打擊。

稍晚，亦即是日本亡韓次年（一九一）的十月十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中國革命運動在武昌獲得了成功。此一形勢之改變，給予被壓迫之朝鮮人民，在復國希望的心理上，增加了莫大的刺激與振奮（註二七），從此韓國之獨立人士來華者日衆，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間之關係也日形密切，他們或者交結中國革命領袖人物（註二八），或者親自獻身於中國革命陣營，以致使韓國臨時政府在日後的復國奮鬥中，始終能够獲得來自中國的，也是國際間唯一公開而可靠的長期支持。

#### 附 註

一・甲午戰後，朝鮮曾於一八九五年六月宣言「獨立」，繼於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改國號為大韓，從此以前之李朝時代，則均稱為朝鮮。

註 一・Chong-sik Lee, *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 p. 34.

註 三・故宮博物院編：「光緒中日交涉史料」卷一，頁一一一四。

註 四・黃正銘：中國外交史貢一五三。

註 五・在馬關條約第一條中，中國被逼承認朝鮮獨立自主，為此朝鮮特於一八九六年六月在日人壓力下，作表面式的宣言「獨立」。

註 六・西方人多稱朝鮮為 Hermit Kingdom，意即「隱者之國」。

註 七・李瑄根著，林秋山譯：「韓國近代史」頁三〇一。

註一八・當時盛傳韓俄間訂有密約之說，但迄今此一傳說究爲歷史事實，抑爲當時國際間的意測，尙無法判定。

註一九・李瑄根著，林秋山譯・前揭書頁三〇六。

註一〇・Harold M. Vinacke,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Times p. 179.

註一一・根據H. M. Vinacke 在前書第一七五頁所說，英日同盟之訂立，實爲日本準備對俄作戰之計劃步驟之一。

註一二・參見朴資茅斯條約第二條。

註一三・李瑄根著，林秋山譯・前揭書頁六四四。

註一四・申圭植・「大韓國軍發達史」頁一五八。

註一五・愛國同志援護會・「韓國獨立運動史」頁一一一。

註一六・愛國同志援護會・前揭書頁二三一一一六。

註一七・愛國同志援護會・前揭書頁六七。

註一八・韓國早期獨立運動領袖申圭植（圭植）在「韓國魂」一書中曾說：「我亡國之積因；曰法治荒亂，曰元氣衰弱，曰智識不開，曰媚外苟安，曰自大自卑，曰植黨營私」。又說：「哀莫大於心死，我國之亡，以人心死也」。

註一九・潘公昭・「今日韓國」頁一一九。

註一〇・金九・「田凡逸志」頁一四一。

註一一・Robert T. Oliver著，華望平譯・「李承晚傳」頁九九。

註二二一・據蕭錚先生云，安重根之弟安恭根曾在一九三四年前後的上海告訴蕭先生說，安重根氏當年在東北之反日活動，曾得中國民黨人士之協助與鼓勵。

註二二三・己酉年（一九〇九）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呼報」。

註二二四・金正明・「朝鮮獨立運動」第一冊頁二五二。

註二二五・此後日本再將韓國改稱爲朝鮮。

註二二六・金正明・前揭書冊二頁二五三——二五五。

註二二七・閔石麟・「飲水思源」，晚觀申圭植遺著「韓國魂」附錄頁一一七；野民・「韓國國內革命運動略史」

，西安「韓國青年」卷一期四（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註二二八・根據「戴季陶先生文存」所載「對印度尼赫魯發起召集泛亞會議之感想」一文，戴季陶氏遠在一九〇六年即開始與韓國獨立運動志士交往，民國初元以後，戴氏更常奉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密意，對於亞洲廢國遺民中之仁人志士多所接觸，並加以護持照顧。

## 第一章 「三一」運動及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建立

### 第一節 「三一」運動之背景及其經過

#### 一、「三一」運動之背景

日韓合邦之前，韓國朝野即已揭開對日本之反抗運動，如閔泳孝等之殉國，海牙密使之派遣，各地義兵之蜂起，暗殺伊藤及寺內之行動等。唯此類反日行爲之發動，尚屬停留在以王室、公卿、軍人及士大夫爲主的階段（註一）。一個真正韓國全民族的反殖民運動，到一九一九年的三月一日前後，才在全韓各地激烈爆發。

韓國「三一」獨立運動的導致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因素約可分爲三點：

第一、一九一〇年以後，日本在韓國推行「武斷政治」的失敗。這種高壓的統治方式，促成了韓國一般人民的反感，他們對於結社、集會、新聞、言論諸自由之被剝奪，對於長期的憲兵、警察之高壓管理，日益無可忍耐；同時由於日本東洋拓殖會社等財閥組織在朝鮮的特權經營，摧殘了朝鮮原有的民族工業，扼殺了韓人的經濟命脈，加上日本本島移民在朝鮮各地村鎮的巧取豪奪，逼使韓國農民中喪失土地流離無依的人數大爲增加，韓國一般人民心中仇日的情緒遂逐漸升

高（註二）。

第二、受了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W. Wilson）民族自決呼聲的衝擊（註三）。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世界政治家們目睹歐洲戰況之慘烈，在痛定思痛之餘，乃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構想，於是威爾遜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宣布其對未來講和會議之十四項建議。其中特別強調實現民族自決之原則，乃是敉平人類戰爭，促進世界和平的途徑。威爾遜在提出是項呼籲時，並未想到此一主張，在東方某些國家中會導致若何之影響（註四），然而事實上，對於在孤立無援遭受異族統治的韓人來說，此項主張無疑乃是黑夜中之一盞明燈，所以在「三一」運動當時，韓人投遞給各國領事館之「朝鮮國人民會報」中便說：「美國大總統韋利遜（威爾遜）氏聲明十四條以後，民族自決之聲掀動於世界，波蘭、愛爾蘭、捷克等十二國並為獨立，我韓民族豈可失此機會，所以在外同胞乘此以往，以恢復國權張聲泣訴，國內同胞則晏然不動，所以聲援未振，大議未定。念哉！我同胞，現時則係世界改造亡國復活之好機會，若舉國一致堅定而起，已失之國權可以收回，既亡之民族可以挽救，先帝先後兩陛下之大讐極怨亦可以一洗。起哉！我二千萬同胞立運動者，相信坐在巴黎和會席上的列強代表們，將根據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精神，會有一個支持（註五）。再加上波蘭與捷克皆能在一次大戰後，立即獲得獨立之事實，的確使當時部份韓國獨立運動者，相信坐在巴黎和會席上的列強代表們，將根據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精神，會有一個支持